

初心

检查室的爱情

应美萍

阳光和煦的午后,一对耄耋老人来到了脑电图室门口。

老奶奶的左手腕上,挂着一个塑料袋,透出病例卡等字样。老奶奶在前面走,右手紧紧地牵着跟在后面的老爷爷。

两人缓缓地走到了导医台前。老奶奶松开老爷爷的手,拿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申请单递给我们。旁边的老爷爷,伸出他那双有点粗糙的大手,紧紧地拉住了老奶奶的衣角,仿佛是第一次来到幼儿园的小朋友,扯着大人的衣角不肯放手。

是老爷子要做脑电图检查,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。脑电图检查一般不允许家属陪同,因为人员一多,脑电记录就容易受到各种外来因素干扰。

老奶奶央求我们:“我老头,听不懂别人说话,我得当翻译,希望能通融一下。”我请老奶奶一块儿进了检查室。

我给老爷爷装电极,老太太就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。八十多岁的老爷爷,人倒是挺精神,头发如银丝般,打理得非常干净。衬衫

的衣领,真白净。

我说:“大爷,把眼睛闭上。”他没有丝毫反应。

我只好加重了声音,又说了一遍,“做检查要把眼睛闭上的。”他还是没有一点反应。

我心想,老人或许听不懂。于是,我对老太太说:“让大爷把眼睛闭上。”

好逗的一个老太太,二话没说,先把自己的眼睛闭上了。

我赶紧说:“不是您闭,是他要闭眼睛。”

话音一落,刚刚还木讷的老爷爷,突然咧开嘴,笑得如孩童般,闭上眼睛说:“医生让我闭眼睛,又不是让你闭眼睛。”

老奶奶脸上的皱纹,也如菊花一样绽放开来,说道:“笑了,笑了,总算是笑了。我闭一下眼睛有什么呢?我闭一下眼睛,你就笑了。你都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。我也和你一起闭着眼睛吧。”老太太说完,闭上了眼睛。

老爷爷偷偷地睁开眼,看着闭眼的老奶奶,又乐了。

我赶忙说:“不能偷看,不能笑。”

老奶奶听到我的声音,赶紧睁开眼睛,朝老爷爷摆着手,说:“闭上,闭上。”

老爷爷似乎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但是当他看到老太太的手势时,就乖乖地把眼睛闭上了。

诊室里很安静,只听到医生发出的每一声指令,“睁眼,闭眼。”“睁眼,闭眼。”两位老人,一起遵照着完成。时间凝固在了那短短的十分钟里,这对老人的表情是那么平静。

检查结束的时候,两位鬓发斑白的老人同时睁开了双眼。“呵呵呵呵呵!”老奶奶憋不住,先笑起来了,“你知不知道,你戴着帽子做检查的样子好好笑。”

老爷爷一边陪着笑,一边被老奶奶拉着,去门口等着拿报告单。

那一瞬间,我的心被温柔地触碰了一下。

他们年轻时或许没有花前月下的旖旎,也没有彼此山盟海誓的约定,却有现在彼此相陪,一起闭眼睛,一起睁眼睛。

我想,这一定是爱情的样子。

爱情一定不惧近黄昏。

习作

鹩哥与蛇雕

萧山回澜小学503班 孙乐怡

以往每每读完一个故事,我都会有或愉快或悲伤的心情,而读完沈石溪的《鸟奴》,掩卷长思,我却说不上自己心里泛起的,是什么样的滋味……

《鸟奴》讲的是生活在同一棵树上的一对老鹩哥和一对蛇雕,以及它们的孩子的故事。蛇雕和鹩哥,相爱相杀。

当凶猛的蛇雕出现时,鹩哥极尽谄媚。本是天敌的它们,因为鹩哥一方的无下限付出,维持着暂时的表面和平。

这鹩哥,好熟悉啊!

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兴趣班的学习。走进教室,一个同学旁边恰好有个空座位,我屁股还没沾着凳子,她就黑着脸对我说:“走开,这里已经有人了,请到后面去坐吧。”我很无奈地坐到了最后一排。

回想当时,我觉得她就是一只蛇雕,不停地欺负我。

而我,就是那窝囊地迁就着蛇雕的鹩哥。

我个子不高,坐在最后实在看不清,于是我拿出新买的水笔,走过去,对她说:“你好啊,我叫乐怡,我们当同桌吧,这支笔送给你。”

她总算“恩准”了我的请求。但她总爱在我书上划来划去。

我忍气吞声,像鹩哥迁就蛇雕一样,维持着暂时的表面和平。

我羡慕蛇雕。或者,我应该试试蛇雕那样的生存之道?

那天,当她在我的书上乱划时,我终于忍不住了,夺过书,大声质问:“不许你再在我书上乱划!”

老师走过来,问清了来龙去脉,批评了她。

原来,她的软肋是老师!我像拿到了尚方宝剑,她一想要干什么,我就拿“告诉老师”来威胁她。

哈哈,我一下子变成了蛇雕。这日子,真是爽!

有一次,下课的时候,妈妈早了几分钟来接我。她向里望的时候,我刚好拿着水笔敲打她的头。她抱着头躲来躲去,却也无可奈何。

妈妈呵斥道:“乐怡,你刚才为什么打人?”

我愣了一下,才嗫嚅道:“她……她原来也打过我嘛!”

“是这样吗?”妈妈转身问她。

“是……”

“所以,打人开心吗?”妈妈的目光从她身上转到我身上,又从我身上转到她身上,不说话。

我意识到了,忙对她说:“对不起,我不应该处处刁难你。”

她说: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,我不应该一开始老欺负你。”

以后的日子,一切都变了,鹩哥不再忍气吞声,蛇雕也没有盛气凌人,我们两个似乎都明白了些什么……

周边

城外三十里

王太生

城外三十里,是一个容易让人遐想和激动的地方。

出城三十里,惺惺相送,又依依惜别,而离城三十里,是马拴树上,一座城的俗世烟火,遥遥在望。

若想了解一个城市,还应该了解它的周边,那些离城三十里的地方。

在古代,城外三十里,是山外青山,村外村的地方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总有一条船,舱里装满货物,停泊在城外三十里的地方。

姑苏台,这样一个古朴而华丽的建筑,在姑苏山上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,“姑苏山,一名姑胥山,在县西三十里。”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;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在唐代,那个下着微雨的早晨,诗人王维的朋友元二要安西。在城外三十里,望着云雾苍茫的远方,王维对元二说,再喝一杯吧,出了阳关,就看不到家乡的哥们了。

城外“三十里”,也是诗人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的地方,两人从小酒馆里走出,相扶而

行,舟系河边老柳树,鞍在马上,两人又要天各一方。

离城三十里,古代是荒野孤村,雄鸡打鸣;在当下,是车流、物流渐稠,车马喧。

我们这座城,离城三十里的地方,有一座机场。

试航时,我曾到现场采访。那天大雨,我们待在空旷的停机坪上,仰望天空,等待一只钢铁大鸟。大鸟从天而降,巨大的轰鸣,气涡激起白花花的水雾。机场围栏外,聚集了当地看热闹的村民,一个个撑着伞,伸长脖子,朝天仰望。

品一个地方的美食,会记住与它匹配的环境。

城外三十里,有一家杏花村的小酒馆。那天,我坐在小酒馆里,看窗外斜风细雨,看到一人披蓑衣头,戴斗笠,在垂柳、油菜花掩映的小河上,撑一条船。我醉意朦胧,一时眼花,误以为是到了宋朝。

出城三十里,乡野有高人。

年初,不慎摔了一跤,手骨脱位加骨

折。听朋友说,在邻近的城市,一个乡下小镇上有人用中医祖传秘方保守治疗,效果不错。于是便去寻,出城三十里,在一偏僻小镇,找到时,已是求医者盈门。那家医院不大,院子里长着花儿,诊室的窗口爬满凌霄,病人待诊时,可以一边等候,一边看花,四周非常安静。

这让我想起苏东坡,他也喜欢找乡下奇人看病。

他在《游沙湖》里说,黄州东南三十里的地方有个沙湖小镇,他在那儿买了几亩田产,所以常去。有次病了,就去请那里的庞安常给他治病。庞医生是个聋人,却聪慧过人,医术高明,病人在纸上给他写字,写不了几个,就能够懂得别人的意思。病愈之后,苏、庞二人成为挚友,游山逛水,不醉不归。

三十里,是一个数字里程,一个概念,一个地理位置,何况在城外。距离产生美,距离产生悬念,确是一处美丽存在。

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,会爱上它的周边,甚至离城三十里。